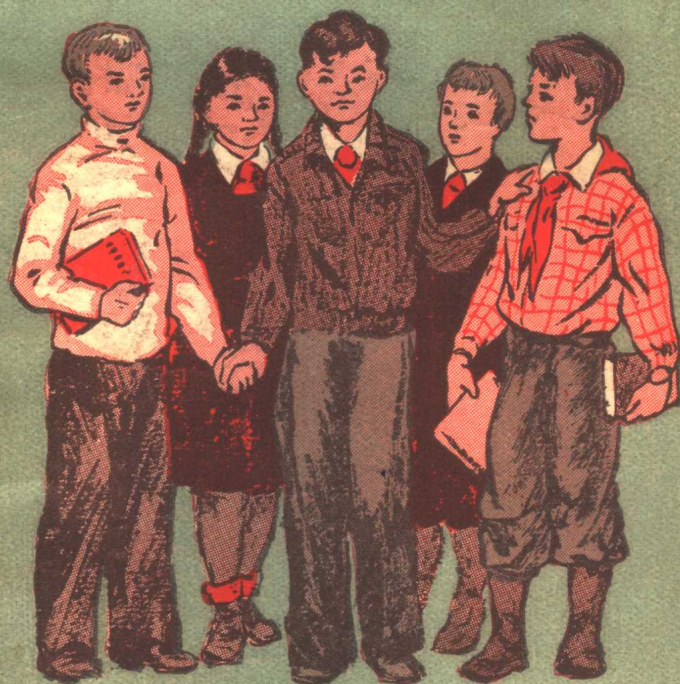


瓦肖克 和他的同學們

瓦·奧謝叶娃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瓦肖克 和他的同學們

瓦·奧謝叶娃 著
恩·彼特羅娃 插圖
任 溶 溶 譯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7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瓦肖克和他的同學們”全書共三部，第一、二兩部曾獲得斯大林文學獎金。這三部書雖然情節是連貫的，但是各部都有頭有尾，可以獨立。現在這個譯本是第一部。

第一部主要寫的是同學間的友誼。彼加是一個四年級的學生，功課很差，他的好朋友馬靜，為了不讓老師問他問題，把教室里的粉筆藏了起來，弄得全班秩序大亂。下課後，因為丟了粉筆，兩個值日生——瓦肖克和薩沙——吵翻了。瓦肖克還出口傷人，連解勁的人也讓他撻了一把。這個情形，牆報編輯柯里雅看不下去，儘管他跟瓦肖克很要好，結果還是寫了篇文章批評他。瓦肖克固然怨他不講交情，就是別的許多孩子也都說他不够朋友。馬靜和彼加心里過意不去，馬靜跑去安慰瓦肖克，彼加偷偷地把柯里雅那篇文章里“瓦肖克”的名字統統塗掉。這一來，大家認定名字是瓦肖克塗的，更不滿意他了。可是瓦肖克死也不肯說出不是他自己干的。最後輔導員和老師召開了一個中隊會，這才把真相弄明白了。老師告訴大家：友誼有真有假，假的友誼不但不是幫助朋友，反而害了朋友。

這本小說不僅故事複雜緊張，引人入勝，而且写出了幾個很鮮明的人物形象，象瓦肖克，已經成為蘇聯小學生當中一個親密的朋友了。

В. Осеева
Васёк Трубачёв и
его товарищи
Детгиз
Москва, 1951

重 要 人 名 表

四年級第二班的学生

瓦肖克： 少先队中队委员会主席

薩沙： 班主席，少先队小队長

柯里雅： 牆报編輯，少先队小队長

小娃

宋舒

李达： 少先队小队長

馬靜

彼加

古雄

瓦丽雅

紐腊

娜佳

学校里的人

米加： 九年級学生，少先队中队輔導員

廖尼德： 校長

伊凡爷爷： 学校看門人，外号叫“惡鬼”

謝尔盖老师

家里的人

派維耳： 瓦肖克的爸爸

塔尼雅： 住在瓦肖克家的姑娘

杜尼雅： 瓦肖克的姑媽

格利沙： 彼加的爸爸

卡秋莎： 彼加的后娘

尼柯萊爷爷： 謝尔蓋老师的爸爸

目 次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新年	9
第 二 章	几家灯火	16
第 三 章	瓦肖克的家	21
第 四 章	同學們	24
第 五 章	“惡鬼”	29
第 六 章	湖上	34
第 七 章	消息	38
第 八 章	馬靜和彼加	44
第 九 章	杜尼雅姑媽	52
第 十 章	新老师	59
第 十 一 章	在教室里	69
第 十 二 章	“輕点儿,輕点儿……”	76
第 十 三 章	值日表	78
第 十 四 章	地理課	81
第 十 五 章	牆报	85
第 十 六 章	欺負小孩子	99
第 十 七 章	跟自己的教授一起	105
第 十 八 章	重要的問題	111
第 十 九 章	吵翻了	115
第 二 十 章	怎么办?	123

第二十一章	一个比一个小	126
第二十二章	瓦肖克	128
第二十三章	柯里雅的信子	135
第二十四章	在窑洞里	137
第二十五章	“完全准确”	141
第二十六章	彼加	147
第二十七章	猜疑	152
第二十八章	后娘	164
第二十九章	“得商量商量”	167
第三十章	孤独	171
第三十一章	客人	176
第三十二章	米加	184
第三十三章	在队会上	186
第三十四章	追踪大王彼馬	199
第三十五章	爸爸	203
第三十六章	考试	205
第三十七章	准备去远足	210
第三十八章	远足	213
第三十九章	送行	226
第四十章	烏克蘭! 烏克蘭!	231
关于作者		233

第一章 新年

学校布置过新年，大伙儿正在赶未了的工作。少先队队室里有个孩子，穿一件蓝色上衣，翻出了襯衫的白領子，趴在地上，攤开了紙，用紅顏料写上几个斗大的数字：“1941年”。

大礼堂关着門。門外挤着一群小学生，有男的，有女的，有想从門縫里張望的，有想溜进去的。可是門口站着一个淡黃头发的小家伙，背靠在門上，把住了門。他一句話不說，把这些好奇的孩子都坚决給推开。只要看他那付神气就知道，除非是輔導員答应了，他是死也不肯放进一个人的。

說到那位中队輔導員，他是个九年級学生，叫米加，正跟大伙儿在礼堂里挂电綫。他手上的电綫吊着五顏六色的小灯泡儿，脚底下的高凳一晃一晃的。

“孩子們，別尽站着发呆了！扶着高凳吧！灯泡儿可要打破了。”

米加再上去一点，挂好了电綫，欢天喜地地叫了一声：“开灯吧！”

新年縱树上，藏在密密层层树枝里的那些个五顏六色小灯泡儿，一下子都亮了。

裝飾縱树的是女生跟二年級老师。

老师站在凳子上，女生在紙盒里細心地挑了又挑，把挑出来的小球儿和珠子交給老师。

“嗨，老师！这小球儿象个小灯笼！”

“瞧那銀的！同学们，瞧那銀的！”

老师看看表，催她们说：“快给我，快给我！客人们等着呐。”

“展览会还没好哇！”

这时候，大礼堂尽里边正赶着把展览会给布置好。小架子上、座子上、宽蹬的小楼梯上都蒙着深色的布。因为背景的颜色深，随随便便摊在上面的毛毯、绣花小头巾就特别显眼了。在这些东西下面，摆着飞机模型和汽船模型。有一只尖头破冰船，漆成浅蓝色，冲开了用布条儿做得活象真的波浪，好象迎着小学生们开过来似的。

一班有一班陈列展览品的地方，每样东西上钉着一张小纸条儿，写着作者的名字。

四年级第二班有几个孩子在担心地打商量。

架子上的东西，班主席薩沙搬来搬去，倒腾了成百遍了，到后来，他拉齐身上的绸襖衫，挺发愁地说：“少，唉，还少！”

柯里雅拿着块抹布，一面擦着指头上的颜料，一面安慰薩沙：“小娃已经去了。会把画儿拿来的。”

“唉呀，挂图没钉上！”宋舒脱了鞋，把锤子举过头顶，很快地爬上高凳。他那双蓝袜子在陈列品当中一闪一闪地过去。

“轻点儿吧，你！东西要给你踩坏了！”

一个女生朝展览会跑过来。扎紧的短辫子在她肩膀上直蹦。她在找人呐。

“李达，你有什么事？”

“什么什么事？”李达那两只骨碌碌的黑眼珠瞧了瞧孩子们。“你们还在这儿站着，下面客人都到齐了。瓦肖克呢？”她说，掂起了脚尖。“瓦肖克！瓦肖克！”

礼堂另外一头也有一堆孩子，一个男孩子打那儿走过来。这

边的同学一下子把他圍住了。

“瓦肖克，怎么样？”

“他們的也不錯！我都看过了！”

“比咱們的好嗎？”

瓦肖克晃晃腦門上那撮紅头发。藍眼睛俏皮地眨了眨。

他眉开眼笑地說：“不，不比咱們的好。同學們，說真的，不比咱們的好！待会儿小娃再拿来画儿，馬靜和彼加再拿来什么东西，那咱們就十全十美了！”瓦肖克頓頓脚，拍拍宋舒的背。“就十全十美了！！”

小姑娘活蹦鮮跳地說：“咱們的比人家好！咱們的比人家好！”

这时候古雄跑来了，喘过了气，对大家說：“馬靜跟彼加来了！我看見他們上樓的！”

前面走的是矮胖子馬靜，瓜打瓜打迈着步子。在他旁边，小个子机灵鬼彼加急急忙忙的，拚命想跟上他。

宋舒說：“瞧他們倆！一对拆不开的好朋友！”

“东西还少嗎？”馬靜問了一声，就把手伸进怀里，掏出一把黑手枪，又光又滑，擦得鐸亮，柄上写着：“追踪大王彼馬”。

馬靜的手又伸到怀里去了。孩子們盯住他，等着。这回他掏出一把可以折起来的弓。彼加解开上衣，打腰帶里拔出一把箭，箭头亮晶晶的。

周圍大家伙儿連声叫好：“噫，你这家伙！行！真棒！”

瓦肖克把展覽会的事儿也給忘了，拿起手枪来看了又看。

“‘追踪大王彼馬’！”他大声念出来。“馬靜，这几个字什么意思？”

孩子們大叫大嚷：“瓦肖克，讓我看！讓我看！讓我看，瓦肖克！”

“等一等！”

瓦肖克性地拉拉馬靜的袖子：“‘追踪大王彼馬’——这是什么？”

彼加滑头滑腦地笑笑：“是字啊！”

有人猜：“是一家工厂的牌子！”

“什么牌子！是他們自己做的手枪！……馬靜，你說吧！卖什么关子啊！”

馬靜从瓦肖克手里把手枪拿过来，轉了轉，鼓起了胖臉蛋，冷冷地說：“多知道，容易老！”

“哼！秘密！”宋舒豎起淡色眉毛，摸摸毛刺刺的后腦瓜，哼了一声。“同學們！是秘密吶！”

李达跟几个女生朝馬靜冲过来：“馬靜，說吧，說吧！”

馬靜一只手擋住她們，一只手把东西都扒成一堆。

“到底拿不拿去展覽？”



“瓦丽雅，”瓦肖克叫了一声，“把东西拿去吧！”

瓦丽雅把所有的东西塞进圍裙，然后拿起手枪，湊近她的近視眼，仔仔細細看上面的字，摸摸漆过的枪柄，又不慌不忙地看了看弓箭，才輕輕地說：“我这就去挂起来。”

一个男孩子急急忙忙走进大礼堂。他拿着一块膠合板，用布包着。他兩眼发亮，蒼白的臉上冒着小汗珠。

“吶，我拿来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說着，打开布包，把画儿拿出来，擱在牆边。

孩子們蹲下来。

小娃的画儿上有一排高山。山頂上挺厚的雪。山脚下一棵棵笔直的褐色松树。松树下站着一群战士。年輕的指揮員举起了紅旗，太阳穴上有一块血迹，血沿着腮帮子流下来。灰色的污泥打彈坑里往外直濺。

画儿上有个題目，是画家亲手写的，叫做“手榴彈的爆炸”。

薩沙輕輕地說：“打仗！”

有人看出这指揮員很象瓦肖克。

瓦肖克挺感動地說：“小娃，你真是個画家！”

馬靜摆出一副內行样子，眯起一只眼睛，指着画儿說：“得添几輛坦克！”

大家笑起来。

大礼堂一下子亮了。

深綠色的樅树上，閃耀着珠子。大家忙起来了。

一个男孩子穿着小短褲，跑过整个大礼堂，爬到一張沙发的犄角儿上，搓着圓滾滾的膝盖，拿起一張小紙，背起上面的欢迎辞来了：“各位亲爱的客人！我們是本校最小的学生，現在跟我們的老师和大同學們一起，代表全校来欢迎你們……”

大家又是唱歌，又是打哈哈，又是跑来跑去的，弄得这孩子很分心，他老是搞糊涂了，只管大声背来背去：“各位亲爱的客人！你們是本校最小的学生，現在跟我們的同学……”

一位女教师拿着顏料跑过，側着耳朵听了听，就在这小家伙身边坐下，拿过他手里的小紙：“咱們一块儿念吧！”

远远米加大声喊：“瓦肖克！薩沙！你們都好了沒有？”

瓦肖克在挂画儿，答应說：“都好了！”

“好，那么你們散开吧。这就开会了。搬椅子吧！”

孩子們冲过去摆椅子。礼堂的門一下子敞开了。一大群家長鬧嚷嚷的走进来，都穿得漂漂亮亮。廖尼德校長亲自陪着他們，臉

上堆着过节的一副笑容，眼鏡上兩片玻璃閃閃發光，那上面，樅樹上五顏六色的点点灯火、家長們笑嘻嘻的臉，一下子都反映出来了。

校長攤开了手，鞠着躬說：“請吧！請吧！”

瓦肖克一眼看見客人里面有自己的爸爸。他爸爸穿得很漂亮，淺藍色的綢緞衫小心熨過了，只有領帶還是老樣子，歪着点儿。他那雙淺藍眼睛，那撮紅胡子，顯着他臉上有一副快活頑皮的神氣。他一看見兒子就高興，無緣无故，一臉惊奇的样子：“哈！小紅毛！喂，来来来，来招待招待吧，給我找个座儿！”

“爸爸，这儿来吧，这儿来！”

瓦肖克把爸爸拉近小講台，讓他坐到原先摆好的坐位上。一路上，爸爸掙着兒子腦門上的火紅色卷發，想把它抹平，可是抹来抹去，它还是翘起来，象个問号。

爸爸搖搖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折了四折的手絹，塞給孩子，說：“呐，留着用吧。”

瓦肖克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声擤了擤鼻子，一口气說：“爸爸，看見了英雄沒有？他們是本校的校友呐。馬上就来了！瞧，他們来了！你瞧，你瞧！”

他离开坐位，鑽到人堆里，不見了。

三个軍人在椅子之間的走道上挤过。大家欢呼着迎接他們。他們不好意思地微笑着，費勁地朝講台走去。老師們和校長在那儿迎接他們这三位不久以前参加过苏芬战争^①的战士。

一位上年紀的女教師，用手絹急急忙忙擦着眼鏡。

她想起了她这几个老學生：“阿了沙……鮑利斯……托里雅……”

^①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芬蘭軍隊侵犯蘇聯領土，結果被蘇軍打敗了。

校長高興极了，大聲說：“太多了！比他們的校長還高一頭吶！”

一個老头兒朝講台走過來。他是學校里看門的。他那頭花白頭髮辟着直縫，手里拄着根樹枝當拐杖。

“伊凡爷爷！惡鬼！”

三雙手扶着老头兒上講台。

“是惡鬼！是我！不會上哪兒去的！”老头兒擦擦胡子。“噓，長大了……小鳥兒飛出去……變了幾只老鸛鷹回來了，”他嘮嘮叨叨的，對教師們微笑着，在鋪了紅絨布的桌子旁邊坐下。

大禮堂里又嘩嘩地響了，大家劈劈拍拍地拍手。到頭兒靜下來了。

穿短褲的孩子致歡迎辭，老說錯，心急慌忙地把話一口氣說完，就躲到他老師背後去了。

接着校長講話，挺熱情地講了好半天。

大家眼前出現了寒冷的芬蘭邊境。高大的松樹、結冰的湖……瞧，滑雪的人飛也似地跑過……這是咱們的人……靜悄悄的……只聽見雪沙沙地響。忽然左面樹林子邊上，答答答掃起機槍來了。

子彈撕破了輕飄飄的雪被單。槍火擱倒了咱們的戰士，把他們按在地上。有一個狙擊兵深深地埋在雪里，順着雪地往前爬。他緊盯住埋伏着芬蘭機槍手的樹林子邊兒。

準確的一槍……又一槍……敵人的機槍一下子噎住，不作聲了……滑雪的人於是又飛也似地向前滑走。

“這一位狙擊兵就是……”校長回過臉來。

“是哪位？是哪位？”孩子們你挨着我，我挨着你，伸長了脖子往講台上看。

那位狙擊兵漲紅了經過風吹雨打的臉，頭低低埋在桌子上，心

里很感动，在一張小紙上只顧划道子。

校長說出了他的名字。

接着又說出第二个名字，第三个名字……

第二位战士給冻伤了，可还是把受伤的指揮員救出戰場，爬回营地。第三位战士炸毀了芬蘭人的木堡，差点儿送了命。瞧，他們三个人，三位英雄，今天都在这儿，在这教育了他們、培养了他們的学校大家庭里。

小娃站在媽媽身边，抓紧她的手。

瓦肖克和薩沙挨近台口的脚灯站着，臉上热烘烘的。

他們背后，有一个高年級学生兴奋地对同学說：“他們从前老在这儿院子里踢足球……有一回，他們把教室的窗子打破了……惡鬼就冲他們嚷，就跟冲咱們嚷一样。我还記得。”他說着高兴地大笑起来。“我記得他們……那时候念十年級……”

第二章 几家灯火

电气列車在鉄路上含糊地鳴鳴叫。小城里，所有的人家都已经睡了。只有几家窗口，在結冰的毛玻璃上还有灯光。

瓦肖克爬上爸爸的大床，下巴靠在爸爸的肩膀上。那天晚上的事情使他兴奋得睡不着。

“爸爸！这狙击兵阿了沙簡直是个大力士，你說是嗎，爸爸？可是救指揮員的那个呢，又瘦又小，他哪来这么大的力气呢，啊？”

“孩子，这不在乎胖瘦。力气是一回事，意志又是一回事……这种地方不是光賭力气的。力气大小沒关系呀，孩子……”瓦肖克的爸爸不大会解釋，可是瓦肖克听懂了。

他說：“对，要紧的是救人，力气不够也得救……爸爸，他背了

他几里路哇？在枪林彈雨里背的，啊？”

“該背几里就背几里，”爸爸沉着臉說。“咱們就是这样……一句話……俄罗斯人是打完仗才数数身上受了几处伤的……”

瓦肯不作声。他忽然巴不得一下子長大起来，跟同學們一道去做一番英雄事业。

他伸了个懶腰，深深叹了口气：“我們还得長啊，長啊，長大起来呐！”

* * *

另外一个窗子里也点着灯。

一位老奶奶用手托着滿是皺紋的臉，听孙子在講話。柯里雅給她講展覽会，講三位英雄，講樅树。

奶奶催他：“去脫衣服吧，小柯里雅，去脫衣服吧。”

“奶奶，就脫！……我說小娃画的画儿真好！画的打仗呐！指揮員受了伤还拿着旗子！臉上有血，血就在这儿……”

奶奶吓了一跳：“什么，什么！老天爷保佑，小柯里雅，他怎么画这种画儿啊！这种东西是孩子們想的嗎！画画小鷄呀，要不画画蝴蝶啊，也就是了。孩子們画这些个最合适。”

“哼，画蝴蝶！”柯里雅笑笑。“我們是幼儿园小朋友怎的？你最好上我們展覽会瞧瞧，都是象样儿的东西，哪样武器都有——上面还写着‘追踪大王彼馬’呐！”柯里雅豎起一个食指。“懂不懂？”

“懂懂懂！”奶奶不高兴了。“可是这种可怕东西，孩子們实在画不得……”

“我們东西可最多……大家都称赞我們……”

“‘称赞我們，称赞我們……’呐，咱們的北极探險家給你来了封賀年信，”奶奶忽然換了个話題，在孙子的床边坐下来，打开一个香烟紙的小包。